

乡愁

关于热爱和背弃

乔傲龙

爱家乡吗？我经常自问，却无力自答。说爱吧，却不曾留下。说不爱，却也不曾放下。关于热爱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撒谎。关于怀念，不知道是否言不由衷。可以肯定的是：怀念往往是因为疏远，而家乡只属于外乡人。

至少我这辈子用心写过的文字，都直接或间接与家乡谭坪塬有关。而我本身就是个写字的，写字便是我的存在方式。所以行色匆匆的几十年间，我其实半步也没有走出过谭坪塬，未来的时间估计也得围着它转。它像影子一样，与生俱来，一路穷追，至死不渝。我知道，那影子才是真实的我自己。它高高在上的卑微，早在1971年之前就已注定了我的成色和质地。就算和成泥，制成器，烧成陶或瓷，涂上釉或漆，终究还是谭坪塬上的黄土捏成的人形。

单就写字而言，如果我写得不够好，我想那不是我而是它的错。如果可以跟鲁迅先生掉个包，我觉得，绍兴的我不一定能成为周家兄弟中的某一人，但谭坪塬上的鲁迅一定会成为另一个我。这大约就是所谓的一方水土吧。千百年的历史写在纸上，谭坪塬没有出过一个鲁迅级别的优种人物，能出产的基本上都是我这样的品种。

别人我不敢说，我是一路做梦到今天的，有夜晚的梦，也有白日梦。奇怪的是，离开的40年间很少梦到谭坪塬。梦到最多的当然是考试，这些梦，谭坪塬貌似无关，实则是渊源。在我的少年时代，这里差不多只有一条路通向太阳升起的地方，那就是考试。成绩像一张张路条，带我 from 谭坪塬出走，一步一步远离。流水一别，浮云漂泊，终于在遥远的他乡把家乡变成了故乡。

可以说，我一生都在努力背弃家乡，并在背弃中一次次怀念它。痛苦的时候，我痛恨自己的背叛，恨自己没有听从命运安排，老老实实在塬上当我的农民。快乐的时候把它忘在一边，恨自己没有飞得更高、走得更远。中学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，我拿到的每一张入学通知书，其实都是一张光荣的背叛许可证。

背叛，有时是需要资格的。这是令我一生纠结的二律背反：家乡是用来热爱的，而热爱的前提却是背叛。我不曾研究过中国人口史，凭感觉臆想一个假设，姑且名曰“滚桶效应”。社会人口的流动如同滚桶洗衣机里的水，乱世进入甩干模式，做离心运动；一俟海晏河清，则转为洗涤模式，人口开始向中心回流。战者，乱之极也，两千多年的战争史一次次见证了中心城市的凋敝。而战后科举的恢复和商业的繁荣，又一次次带来了人口从乡村到城市、从边缘到中心的大规模流动。

我出生的1971年，运动的滚桶已经把无数“右派”和“反革命分子”连家带口甩出城市，声势浩大的“上山下乡”仍在高潮，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，一批一批奔赴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。多年后我才知道，后来成为《语文报》总编辑的徐同当时就在乡宁一中任教，这位1957年就被打入“另册”的老牌右派，从1959年南开中文系毕业到1980年调语文报社之前，曾在万山深处的乡宁当了22年教书匠。老先生门下，我有幸可以叫声师爷，因为我的初中语文老师耿世文是他的学生。后来我读临汾一中时，徐老师就在对面的山西师大。至于“反革命”，我家就有一个——我爷爷，我们全家一起被甩回到谭坪塬。当时村里也有不少知青，其中一个叫苗子的，曾送过我父亲一张明信片，上面画着《连年有余》，杨柳青的那种，我曾稀罕了很多年。

在我开始上学的1978年，实践重新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，各色人等的回流模式次第开启。知识青年们留下青春，带着知识返城了。山西师大派人“三上山城”，徐同老师在学生们不舍的目光中渐行渐远。我爷爷平反“摘帽”，带着能带走的家人到县城工作了，带不走的是父亲、大姐和二叔，因为他们的根已经扎在了谭坪塬。

洗衣机的滚桶回流没有落下我——爷爷进城的第二年，把我从乔眼村小学转到县城东街小学。他的工资只够租一间房，家里挤不下，就在办公室落脚，白天他办公，晚上我睡觉。高考恢复，三叔考上了山西大学经济系，二姑参加了工作，在乡宁公路段。三姑四姑跟我在同一个学校。日子依然艰辛，但时代毕竟打开了一扇门，放进了久违的阳光，以及从前不敢想象的希望。那时我刚上三年级，多愁善感，沉默寡言，心里装着一个朦胧的梦想。

那是我第一次离开谭坪塬，父母被甩在身后，解放卡车掀起的漫天黄尘一路相送。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，在马槽里一路呕吐。飞起来的感觉真的奇妙，但道路注定崎岖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城市。人多到满眼都是。房子是砖墙瓦顶，不是塬上的土窑洞。夜晚的电灯亮得刺目，恍惚中不知今夕何夕。对家乡的热爱和背弃也从此开始。那思念刻骨铭心，少年的眼泪可以为证。而背弃同样坚如磐石，每一个脚印都指向远方。那是思念无力终结的背叛，也是离弃无法隔断的思念。

回头来想，如果不曾背叛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热爱，因为失败会将我淹没。而成功的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背叛。所以，注定的结果是输得光鲜、赢得凄惨。

少年不再惨绿，惟独白发晒不黑，那是光阴虚度的证据。小人物影响不了任何人，也载入不了史册，自己的日子过好即善莫大焉。多数人则不甘接纳自己的平庸，认为发光不只是太阳的权力，自己也可。

只管出发，沿途自有风景，山行野宿，孤身万里，原野上行走，任性才对。上天各有垂青，有的人人找工作比找对象难，有的人人找对象比找工作难。即便两难，好在年轻，有着重新开始的勇气，莫要慌，莫要慌，太阳下山有月光。岁月磨砺出的成熟，不过外耗变内耗，自己反省自己，带着凄凉的委婉，依旧喜欢，虽说已不再指望拥有，依旧沮丧，却可以坦然面对，以一杯酒消解之。

一个好的故事，从一杯好酒开始。野花鬣地出，村酒透杯香，酒的功过，取决于饮酒者自身的酒品酒德。自罚三杯，自己逼自己努力。努力之后，选择随缘，算是体悟了当下的人生。风吹日晒，自由

自在，没有期待的日子，像个洒脱的旁观者，没有了心存幻想的期待，自也没有了任何干预的愿望，没有了任何占有的兴致。风过林梢，年华正好，永远温柔，与世无仇。

以春暖花开，结束凛冽寒冬，再以烈日炎炎，补足一年的钙，皮肤由此晒得黝黑。庸才长寿，儿孙满堂，世间嬉皮笑脸的达观，莫过于热爱生活，经营生计，并为之千辛万苦操持，戏本《金玉奴》有唱词云：“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，富与贵贫与贱又何必忧愁。老爹爹为衣食东奔西走，雪地里路难行叫儿担忧。”讨生活的路上，谁人样子不狼狽，哪能顾得那么多。

曾经大鱼大肉、大酒大醉，如今只想早点回家，熬碗稀饭；曾经口吐莲花、左右逢源，如今只想沉默寡言，顺从天意。许多事情，因缘和合而来，如此地开始，如此地转折，如此地结束，与你有关，却不由你。无人问津的时光，任其存在，任其消失，如此反复，便是人生。

心悟

惟独白发晒不黑

介子平



王祥夫 图

回味

麻池滩

程治中

朋友约我到他的家乡太行腹地小住几日，他说那里群山如屏如画，山环水绕峰高凉快，是避暑消夏的好地方。

我喜欢到处走走，去各地赏赏山水风景，看看风土人情，品品历史文化，吃吃土特产品。我总觉得，风景永远在你的心中，一个心中没有丘壑的人，永远也发现不了美的景致。于是，决定黎城行。

车行东南。不久，入群山中，已是太行腹地，奇峻太行兀然眼前，俨然长卷的太行山水图。车到麻池滩，已近黄昏，主人已经备好了简简单单的饭食，清静而

不奢靡，令人钟爱。

这是一个小山村，突兀的高山前后夹峙，几道淙淙山泉，浓绿环绕，整个小村就如同在一幅写意的大山水风景画当中。我问当地人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村名，他们说这里的土地适宜种麻，当年广泛种植的就是麻秆儿，十里八村的都以种麻为生。麻池滩水多，建了好多沤麻池，秋天收获以后，会把麻秆在池中浸泡七八天，沤发后，就容易拨皮抽麻了，所以这个村子就叫麻池滩，因麻而得名。

小村里走走，想嗅一嗅那渐渐失去的传统气息。很多旧房的门楣上，原来的“耕读第”字样，换上了“红烂漫”“尽朝晖”等等。入夜，微风拂拂，万籁俱寂，远山影影幢幢，似有似无，似真似幻，空气中夹杂着花草的浓郁香气。简单的、平凡乡村的静夜恬静之美，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。于是，乘着月色，独自一人行走于山间小路上。

忽然，发现田中有若隐若现，若即若离，飞来飞去蓝蓝的幽光。我感到阵阵惊喜，直觉告诉我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萤火虫。真的，我居然第一次见到了真的萤火虫。生长在城市，读过无数关于萤火虫的文章，却无缘得见，甚至以为萤火虫生在南方。乍一看到，惊奇，惊喜，一场无心的旅游圆了一个幼时的梦。

沿山走了很远，想到，山依然挺立，溪水仍然环绕，只是那看山看水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人生于世，只是浩浩宇宙中短暂的一瞬，我生卑微至极，那山那水默默无语，却无人能够解读得懂。人生所见，所闻，所历，所感，真的是少之又少甚至浅薄。很多事情，只能是管窥蠡测，弄不明白的世界就不要去弄了，倥偬之余，怡情于山水间，幸甚至哉！

人物

久违的入党誓词，从张桂梅和她同事的口中被大声宣誓出来：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”

4 得到党员老师的支持，从党组织的团队里得到了力量，张桂梅才有了坚持把学校办下去的信心。

第一次面对党旗宣誓，把老师们凝聚起来了。随后，张桂梅又号召大家佩戴党徽，不仅在学校里戴，走出学校，走进社会，华坪女高的老师们，都在胸前佩戴着党徽。她告诉党员老师们，

要理直气壮地亮出党员身份，时刻提醒自己，要用一名合格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

从此，张桂梅坚持带领党员老师们一律佩戴党徽上班，每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。党员，在华坪女高成为一个坚固的战斗堡垒，在全校的女孩子们面前形成了一种凝聚力和信念感。

人心齐了，但困难还在。因为学校没有围墙和大门，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，张桂梅带着女老师们住进了三楼的女生宿舍，时时刻刻跟女孩们在一起。为了方便管理，张桂梅住在宿舍靠门的地方，如果刮风下雨，吹着的淋着的不是学生，也不是其他老师，而是她这个校长。若出现什么情况，她就可以马上起来，出去

希望出版社

74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查看。

男老师们也充分发挥着作用，张桂梅让他们在楼梯间用砖头和木板搭出了简易的床铺，住在楼下，轮流值守。

尚未成形的学校，操场就是一块空地，落叶、尘土、纸屑到处都是。张桂梅为了让学生们安心学习，就安排老师去打掃操场。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74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天神山大捷后，武士敏由师长晋升军长。此地居然是武士敏战斗过的地方，我大感意外。

武士敏，字勉之，1892年出生于河北怀安县柴沟堡镇。幼读私塾，1908年考入宣化中学堂，毕业后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。学生时代加入同盟会，曾参加护国讨袁战争。1918年参加陕西靖国

军，反对北洋军阀。1925年任国民军第3军骑兵支队队长。1926年赴苏联考察军事。1927年回国，任西北军第1师2旅旅长，第42师124旅旅长兼潼关警备司令等。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69师师长。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，武士敏率部开赴河北、山西抗日前线。1939年升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8军军长。1941年5月，中国军队中条山战役失利，武士敏率部转入敌后，与八路军一起在山西抗击日军。9月下旬，日军集中主力将第98军合围在端氏县东峪、西峪。日军多次派人劝降，均遭武士敏拒绝。9月23日，日军向第98军发起攻击，武士敏指挥部队顽强抵抗，多次组织突围。9月29日，武士敏率部突围时不幸左胯中弹，

为国捐躯，时年49岁。

武士敏抗战四年间，纵横驰骋于太行山、太岳山、中条山，从冀中平原到上党盆地，历经血战十余次，屡建奇功，威震中外。武士敏牺牲后，延安《新华日报》发表专题社论和悼念文章，晋、冀、鲁、豫边区政府通令追认他为革命烈士，全区举行追悼大会，并将武士敏牺牲地更名为士敏县。1947年，士敏县撤销，并入沁水县。

将星陨落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含泪手书挽联一副：

尽忠于民族国家
努力求团结进步 磊落奇才一世 如君有几

坚持在敌后抗战
英勇至杀身成仁 感怀将略数年 知己情深

纪实